



激烈的公平和不公平 竞争

中国—欧盟的商业竞赛和其性别影响
更新版

克里斯塔·维奇特里奇 — 2008年8月



激烈的公平和不公平竞争

---欧盟中国的商业竞赛和其性别影响

克里斯塔·维奇特里奇
(Christa Wichtericht)

1. 多极世界中的竞争.....	1
1.1.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欧贸易关系的里程碑.....	2
1.2. 另一次大跃进、雁行模式及生产浪潮未能为所有人提供机会.....	3
1.3. 全球性欧洲和竞争力优先.....	6
1.4. 发展援助和可持续性.....	8
1.5. 蜜月的结束吗？.....	10
2. 中国变革和其性别的影响.....	12
2.1. 重新发现市场经济里的性别差异.....	13
2.2. 开放政策与阶级和性别的形成.....	15
2.3. 对妇女的歧视：全球的模式，地方的做法.....	17
3. 社会标准和生产劳动体制.....	19
3.1. 纺织品和服装的案例.....	21
3.2. 社会动荡和不和谐.....	22
4. 结论.....	23
参考文献.....	25

序 言

中国在欧盟国家几乎每天都成为标题。欧盟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往来繁荣、政策对话持续进行，欧盟发展合作的议程已变成诸如气候和能源、促进贸易合作和政策对话的全球议题。为了反映欧盟和中国全面的战略关系並使其正式化，他们开始议定一份《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PCA*），这个兼容並蓄的框架协议的中心部分将是贸易和投资相关的问题。

从欧盟的角度来看，这即将到来的《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是执行它新的贸易战略《全球欧洲：世界竞争》中一个关键部份。欧盟希望将目标放在广大但仍受保护的市場，該市場超越了世界貿易組織的義務範圍，並有新一代由競爭來驅使的雙邊自由貿易和《經濟伙伴关系协定》，中国则位居战略伙伴名单的首位。

“欧洲女性发展（Women in Development Europe, WIDE）”撰写的这份关于中欧伙伴合作关系的报告，是欧盟贸易和投资政策里培养意识和倡议项目的一部分。它的作用有三：（一）以发布关于目前谈判的信息，和实务上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动态为目标；（二）试图加强了解贸易自由化和欧盟贸易政策中的性别影响；（三）试图提供必要的信息，协助公民社会组织去影响贸易关系，使其与社会和性别正义、女性权利、环境可持续性和其他发展目标保持一致。

我们一方面希望这个报告将协助欧盟的公民社会组织和政策制定者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另一方面，希望翻译成中文的报告能在公民社会组织所打造的跨国贸易政策倡议工作中增加一个新的维度。希望它在欧盟和中国的公民社会中间开展合作的机会，到目前为止，中国很大程度上仍是公民社会组织网络串连方面的一个缺角。

本报告*的目标是提供信息给中国的公民社会，並且提供谘詢貿易政策和它的正负面效应。它提到可进一步串连交流的领域，特别是关于性别和社会公平。从而，它想要协助中国和欧盟的公民社会组织参与並针对谈判提出意见。欧盟向所有利益共享者提供了《公民社会对话》和《贸易可持续性影响评价》，我们可用这一机会直接提供意见给《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的谈判，这个程序必须作为一个让双方公民社会发声的跨国民主空间。

* 本报告仅反应作者的看法和观点。出版组织不保证本报告的数据准确无误，并对任何人引用其中的观点和数据所引起的后果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由以下组织共同出版：

欧洲女性发展

(Women in Development Europe, WIDE; www.wide-network.org)

欧洲女性发展成立于 1985 年，是许多欧洲的组织、女性团体、和个人组成的网络，工作领域包含发展、全球性正义和女性权利，在过去十年它集中于发展、贸易和性别三者之间的连结。目前它在欧盟有 12 个全国平台。它的主要活动范围是能力建设，网络以及倡议和遊說。

跨国组织(TNI)另立区域主义项目

(Transnational Institute, Alternative Regionalism Programme, www.tni.org, www.peoplesdialogue.org)

TNI 成立于 1974 年，是由一些积极份子和研究员组成的国际网络，主要对当前和未来全球性的问题进行批判式分析，它的目标是用知识力量去支持想要创造更民主、平等和可持续目标的基层运动。

TNI 另立区域主义项目是从两种角度提出另立发展的问题：一是社会运动，一是和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公民社会组织的地区联盟，希望有效地去影响南方区域治理的内外部发展。

它促进地球南方国家之间和北方相对应的跨区交流，尤其是那些研究欧盟和美国对南方区域战略的人。它联系推行运动的人和研究员，他们从事政策选择的发展，领域包括贸易、投资、社会经济发展、水和能源私有化、可持续的环境、安全及和平。

关注全球南方

(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 www.focusweb.org)

“关注全球南方”于 1995 年在泰国曼谷成立，挂靠朱拉隆功大学社会研究所，是集研究、倡导、社会行动以及草根能力建设为一体的非政府组织，致力于促进关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及军事化等问题在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深层分析和讨论。

基于南北国家的公民社会都愈来愈意识到中国在全球的作用，认识中国、同中国社会各界交流变得日益重要，关注全球南方于 2005 年成立中国项目组，力图通过提供信息和支持，促进中国同其它地区的交流和合作。

Asienhaus

(Asian House; www.asienhaus.de)

Asia House 是一家位于德国、以关注亚洲为主的非政府组织联盟，它的工作目标是促进一个社会和生态方面公平的世界。Asia House 和它的会员组织（德国亚洲基金会、韩国协会、philippinenbüro 和东南亚信息中心）运作的议题包括：社会发展、人权、环境公平，还有加强欧洲和亚洲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交换和合作。

致 谢

本报告是根据 2007 年年初欧洲女性发展报告更新并翻译的。作者要感谢“欧洲女性发展”的芭芭拉·思贝赫特女士，她首先提出了这个构想，并在文章起草过程中给予大力支持；同时要感谢评论的第一稿和第二稿撰稿人：Mabel Au、陈澜燕、安佳·法兰克、克劳斯·福里诗、多萝西·格雷罗、艾文德·霍夫、凯瑟琳·霍斯金斯、玛琪亚·瑞金、皮耶杰·沃委斯特和 May Wang 等。

此外，高子景女士完成了本报告的中文翻译。Qiqo Simbol 先生为中文报告设计了封面。出版者在此对他们表示感谢。

此中文更新版报告的印制得到爱尔兰援助署 (Irish Aid) 的资助得以完成。

1. 多极世界中的竞争

对中国而言，主办 2008 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将自己建设为国际社会正式成员中全球强权的另一个里程碑，第一个里程碑是它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

中国已经脱颖而出成为国际贸易版图上一名全球性角色和强国，然而，她正被逐渐描述成一个巨型的经济怪兽。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已经成为跨国公司的投资重镇，同时也是制成品的主要出口国之一。她的成长率令竞争者惊讶，她在全球贸易里的份额令贸易伙伴吃惊，她对天然资源和原物料的渴求是以高额的环保损失为代价，从而引发了全球性商品荣景。从欧洲的某个观点来看，她对世界经济每个部门和所有地区惊人的影响力也同时被视为一种经济成长模式，以及对欧盟就业、财富和福利的一个威胁。各种各样的角度试图在以下两种对中国遥遥相对的观念之间取得缓冲点：「人权优先」的观点和「经济优先」的观点。西藏的人权侵害是在西方十多年来的华人幸福感的背景上产生出新的恐华情绪。此外，对于经济全球化可能变成华人化的忧虑也已经在散播。

然而，中国从政府主导经济转型成市场经济，让上百万人脱离极端贫穷的事实，仍让人视为是贸易自由化和出口型成长有助于扶贫的最佳展示案例。可是，越来越感沉重的是这种曼彻斯特资本家的积累系统里，社会和生态成本扶摇直上，对人力和自然资源的滥用很惊人，并且社会不均衡也正加速。

「欧洲必须将中国搞清楚，
她是个威胁、是机会和潜在的伙伴。」

彼得·曼德尔森
欧盟贸易委员会
2006年5月4日

在这种情绪矛盾的背景之下，2006 年 9 月在赫尔辛基举行的第九届欧盟—中国高峰会上决定展开一个双边的《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谈判。它应该是为当前欧盟—中国三支柱关系提供一个完整的框架：（一）政治对话（包括人权对话）；（二）经济，部门与贸易关系；（三）发展合作。它是欧盟整体战略的一部分：要争取对话而不是对抗，以及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和合法化，并且赶上主要竞争者

美国和日本。然而，《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的中心部分是更新 1985 年的《贸易经济合作协议》，它将以 2006 年 10 月出版的两份欧盟文件为修正基础，即《欧盟—中国：伙伴关系与责任共进》和辅助政策文件《竞争与伙伴关系：欧盟—中国贸易与投资政策》。这两份文件的整体语调反映出复杂的感觉：一边是讚美和尊敬，另一边则是焦虑和担忧。他们最重要的目标是通过进一步开放中国市场，以及使中国经济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国际标准和法律，来改善与平衡贸易关系。

在中国转型成为市场经济之后不顾一切地成长和社会分化的背景下，本文旨在探索中国贸易竞争和欧盟强行全面自由化之下的性别影响。这些过程肇始于中国政府的开放政策，自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它们逐渐由国内政治、外贸、投资政策和企业利益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所驱使。

1.1.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欧贸易关系的里程碑

中国贸易关系的里程碑事件是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过 15 年的谈判，中国于 2001 年 12 月 11 日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会员国。欧盟欢迎中国加入的主要原因有三：

- 世界贸易组织的多边贸易系统没有中国就无法做到完整而具有普遍性；
-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使中国经济自由化无法回头，因为中国「必须遵守比赛规则」，并且强化法治；
- 中国应该「保证我们工业的公平竞争」（Beseler, 2002:5）。¹

诸多谈判所遵循的原则是个双轨战略：与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们进行双边谈判，同时进行多边谈判。在 2000 年 5 月签字的世界贸易组织的欧盟中国双边协议，是中国加入过程中的进展标志，欧盟的利益集中体现在以下诸多行业上：

- 保险、银行业务、物流和电信等服务部门（欧盟在移动电话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并且占有九成的中国市场）；
- 机动车、机械和化学制品的生产；
- 农业的葡萄酒、烈酒、奶油和面粉生产加工业，以及在卫生和植物检疫检测方面。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国内由欧洲人拥有的公司的比率只占有外国资本公司的 14%，中国对欧盟国家公司的吸引力主要包括：（一）延长的低成本装配线，正如德意志银行所说的「激烈的全球竞争，全面迫使国际生产商剥削中国的低工资成本」；（二）中国市场潜在的十三亿消费者，或者说是「世界贸易组织的资格，让外国公司从中国消费者对外国产品的强烈喜好中获取利益」（德意志银行研究，2004 年）。

中国对外商在其国内的持续投资的兴趣体现在三个方面：

- 扩展中国的出口产品并进入外国市场；
- 扩大知识和技术的进口（特别是从欧盟国家的公司）；
- 向低技术的剩余劳动力和下岗工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中国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是保证让欧盟企业有更佳的进入该国的方式，建立一个对欧盟公司投资更有吸引力和「可预测」的环境，以及减少进口关税。中国同意开放诸如保险、银行业务和电信等的主要的服务部门。早期这些部门对外国公司完全封闭，这一系列的改革直到 2007 年才完成。然而，中国也坚持一些不可变的原则：移动电话部门里要有中方 51% 的共同投资；人寿保险和汽车生产里要有 50% 的股份。欧盟、美国和中国之间存在的一个巨大争议，在于唯一的一件豁免案例——在上海的美国人寿保险公司拥有全部的外国股份和扩点权。由于欧盟施加了强大压力，两家欧洲保险公司安联保险集团（德国）和金盛人寿保险（法国）被允许维持 51% 的外国资本拥有权（Matoo, 2002）。

¹ 汉斯-弗雷德里克·贝思乐，欧洲委员会贸易的前任主任，2000 年 5 月前，一直担任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

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中承认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国家，这使其在实施自由化的承诺时可以有更长的过渡期。在另一方面，对于因为快速增加的中国进口商品可能威胁到国内产业和劳动市场的国家，可以使用特别的保障以及单边限制中国进口商品，直到 2008 年为止，甚至可延到 2013 年。美国与欧盟在 2005 年的纺织品协议终止后，随即采用了此一条款。此外，世界贸易组织会员国万一觉得价格低廉的中国进口商品对其构成倾销，可以选择反倾销调查和控告，直到 2016 年为止 (Li, 2002)。

中国迅速地实现了承诺，将平均关税从 2001 年的 15.3% 削减到 2006 年的 9.9%，並通过了 3000 多条法律条款和保护外资商业的法规。全世界的平均农业关税是 62%，2006 年中国将农产品关税降到 15.2%，没有其他的世贸组织会员国能够在这麼短的时间内达到如此大规模的缩减。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五年后，世贸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对中国的表现和结构性改革，给予「A+」的评价。然而，美国和欧盟却在抱怨中国没有遵守知识产权的规定，仍有持续不断的盗版行为发生，並抱怨存在「有利于中国商业的不公平歧视」，以及进入该国服务部门，特别是金融服务方面的障碍（世界银行新闻，2006 年 12 月 12 日；第三世界网，2007）。另外，欧盟和美国还争辩人民币的低价位让中国在世界市场拥有不公平的竞争优势，使其商品价格极端低廉。即使中国在 2005 年重新调整了其货币汇率，欧盟和美国也仍在不断地施压中国，以削减中国出口，允许更多的进口，并使人民币进一步升值。这些原因导致了欧盟迄今仍然拒绝承认中国是个开放的市场，所以不承认其市场经济地位。

欧盟支持中国的社会和经济改革，特别是实施其对世贸组织承诺的**贸易相关合作项目**。这些项目补充了二十余次，从太空技术到教育，从企业规范到环境问题的双边部门对话等，其主要的目的是「探索共同利益的新区域」，交流知识，並且「消灭潜在的法规障碍，为商业和其他运营者铺路」。²这表示，合作计划会远离传统的发展项目，而转向通过有效的训练，建立起合理的机构和研究的部门，同时采取部门的干预措施，例如在金融服务项目里有企业参与的圆桌会议（欧洲委员会，2003），在 2004-2009 年期间，将安排一千五百万欧元用来支持贸易政策议题的能力建设。

1.2. 另一次大跃进、雁行模式及生产浪潮未能为所有人提供机会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让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商品贸易和成长率得到另一次推动，它增强了资本和投资的「雁行模式」：中国是其他低成本劳力国家的劳动密集产业快速迁移、以及全球北部发达国家资本密集产业的接受的一端。

同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增加了中国在全球市场的双重竞争：同时面向高端和低端的竞争 (Guan, 2003:214f)。中国为了在其他低成本劳动经济体之间保持竞争力，其做法是维持劳力密集工作的低廉工资，将社会与生态成本外部化，以及增加生产力 (Chan, 2003)。低廉的出口产品和规模经济形成在低端的竞争。这表现为一场在世

² 依照 2002-2006 年对华战略文件，为了与中国合作所提供的资金透过国家指标项目计划 (National Indicative Programmes, NIPs) 执行，总金额已累计达到二亿五千万欧元。
http://ec.europa.eu/external_relations/china/intro/sect.htm (16.4.08)

界市场上激烈的价格竞争，从而转成为其他国家在工资方面的压力。低成本劳力国家和高度工业化国家面临同样的压力。

与此同时，中国也想要在价值链上向上攀登。其对于进口技术和知识的兴趣，着眼于赶上技术先进的亚洲经济体，例如日本和南韩，以及西方的知识型社会。中国希望取得在市场中更高的定位并使产业升级，令人遗憾的是这导致了产品盗版和知识产权侵害。除此之外，为了使其技术得以起飞和升级，中国也逐渐增加了在高技术部门的投资。中国在研究与开发方面花费的增长比起其它经济领域快得多，其在高等教育的投资的成果是每年有四百多万大学生毕业；研发部门的迅速扩展，在劳动力密集型 and 资本密集型产业之后的外包产业衍生出第三波机会。未来，高技能的知识生产也可以外包到中国。

2004 年，中国已经成为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世界冠军，投资和工业生产力的大规模扩展导致了经济过热，许多部门产生超负荷和生产过剩。中国政府数次尝试控制和限制投资来修正世界的步调，例如运用国内的消费结构来进行平衡、提高利率、通过消费信贷和提高新型中产阶级的工资来支持国内需求等。然而，由于其国内和国外的投资战略交相作用，这些策略所增强的只是对财富快速积累的妄想，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在持续地促进对外投资。中国对原材料和能源持续增加的需求，使得一些中国公司不断「走向全世界」，去寻找对外直接投资和寻找跨国界的合并和承购。中国对原材料、石油和食品等产品的持续进口，迫使世界的价格达到新的顶点。多数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ODI）进入香港、东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日本和韩国。然而，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引起欧洲的大量关注，因为欧盟觉得他们失去了在这些资源丰富地区的霸权；同时西方的价值观念、民主观念和人权观念在非洲的传播，被中国迅速的扩展所破坏，尤其是在 2006 年在北京举行的中国-非洲高峰会议之后，结构调整的华盛顿公约、贸易自由化和「优良治理」的主张，突然与国家资本主义和政治不干涉的北京公约，展开了前所未有的竞争。

2006 年欧盟-中国贸易额达到二千五百七十亿欧元，在 2000 年和 2006 年之间商品贸易的成长率超过了 150%。中国预计在 2008 年追上德国，成为世界出口的冠军。服务业是中国发展最迅速的部门，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欧盟对中国提出许多

「只有一件事比中国的指数成长更令人害怕，那就是成长突然停转或倒下。」

彼得.曼德尔森
伦敦，2008 年 4 月 15 日

《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in Trade in Services, GATS）的要求，要求「改善」在 12 个服务领域所作的承诺，特别是取消限制外国人进入市场、所有权（合资）、和全国性的平等待遇，尤其在零售、财务、保险和电信业部门。在服务领域里，欧盟对中国的出口在 1994 年和 2004 年之间

扩大了六倍（欧洲委员会，2006a:5），欧盟在 2006 年与中国在服务贸易方面的顺差达到十七亿欧元。

在最近的欧盟中国贸易关系中，最惊人的数据是欧盟快速增加的贸易逆差和投资上的变化，当欧洲人在中国投资减少时，中国在欧盟的投资却跃升了五倍。

	欧盟	中国
贸易对象	1) 美国 2) 中国 3) 俄国	1) 欧盟 2) 美国 3) 日本
贸易损益 (2007)	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 €170 bn	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 €130.5 bn
进口 / 出口	欧盟出口到中国 2001: €30.5 bn 2006: €63 bn	欧盟自中国进口 2001: €81.6 bn 2006: €191 bn
主要出口品	欧盟对中国的主要出口品 1) 非电气机械 2) 汽车与飞行器 3) 化学产品	中国对欧盟的主要出口品 1) 个人电脑零件、移动电话、照相机 2) 纺织品和衣服
服务业出口	2003: €6.7 bn 2006: €12.3 bn	2006: €10.6 bn
投资额	2005: €5.9 bn 2006: €3.7 bn	2005: €441 m 2006: €2.13 bn

来源：欧盟统计局

http://ec.europa.eu/trade/issues/bilateral/countries/china/index_en.htm

尽管中国的领导者要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加速出现的经济自由化和惊人成长率的结果却是分配更加不平等，财富差距加大，地理上的、发展的和收入的不均逐渐增加。2004 年北京市的平均国民收入上升 12.6%，而在农村的生活水平却下降了 6%（世界银行新闻，2005 年 2 月 22 日）。在 2001 年和 2003 之间，最贫穷的 10% 人口的实际收入下降了 2.4%，而最富有的 10% 的人的收入却上升了 16%（金融时报，2006 年 11 月 22 日）。教育部门的统计，也显示出同样的落差。高等教育的明显加强和发展，却是以乡村的基础教育的失落为代价的。在 2000 年和 2005 年间，成人的文盲率从八千七百万人增加到一亿一千五百万人（Wen，2007）。这些痛击了新自由主义关于“自由化意味着双赢”的神话，也痛击了中国政府「上升的生产浪潮会为所有的人提供机会」的假设。Wen 认为「太多增长，太少发展」是中国经济奇蹟之后的实际情况。

在 2005 年年底宣告的第十一个五年方案³要回应的是这种发展道路上持续加大的差距和矛盾，並回应每年国内由不同弱势团体进行的九万次地方抗议与其所突显的社会不满。这一五年计划挂出了「和谐社会」的口号。要缓和社会张力，其雄心勃勃的路线图是扩张国民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方法是提高附加价

³ 中国领导人称这次五年计划为“方案”从而拉大了与“计划经济”的距离。

值，促进服务部门的发展，同时更均衡地分配财富，强调农村和大西部的发展，创造更多工作和社会保障，以及削减污染和能源废料。

然而，政府并没有增加社会投资，而是促进了健康和教育部门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这两个部门的政府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是在世界平均值之下的，高额费用和私有化阻挡了贫穷家庭享有医疗服务和先进教育（Wen，2007）的机会，这些机制加大富人和穷人、都市和农村之间的鸿沟。

为了平衡繁荣的沿海区域与发展落后的西部和东北地区之间日趋加大的落差，政府设法引导国内投资和外资，特别是促进劳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到内地和相对较小的城市投资、设厂，保持有较高附加价值的行业如研究、管理、财务、保险和设计等留在大城市里。

1.3. 全球性欧洲和竞争力优先

当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发展会谈的多边谈判对峙不前时，欧盟在 2006 年 10 月开始了一个新的贸易战略“**全球欧洲：世界竞争**”。它称中国是保障欧盟外在竞争性的关键行动区，中国很早已经开始双边和区域的自由贸易协议（Free Trade Agreements，FTAs）的「探索路线」（Zhang，2006:422）。⁴

贸易关系强化的起点是一个假设：「欧盟和中国从全球化中获益，并且在它的成功里享有共同利益…欧盟和中国可以做得更多，从而共同促进他们的利益，会比他们分开进行将获得更多」（欧洲委员会，2006b：5）。2006 年 9 月在赫尔辛基的第九届欧盟—中国高峰会，领导们同意展开一个双边《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的谈判，「欧盟—中国联合委员会」在 2007 年 6 月对职权范围达成协议，并且宣布开始新协议框架的实质谈判，它将包含双边关系中的所有范围，包括更新 1985 年《贸易经济合作协议》以及改善政治和文化事务方面的合作。然而，要达到更广的社会和环境政策目标也很重要，工作的基础是两份欧盟于 2006 年 10 月出版的文件：《**欧盟—中国：伙伴关系与责任共进**》和辅助政策文件《**竞争与伙伴关系：欧盟—中国贸易与投资政策**》，而中国只出版了份其与欧盟关系的文件（外交部，2003 年）。

⁴ 2004 年底，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签署了合作意向书，要在十年内建成一个自由贸易区，这是「中国公平贸易协议活动的一个前奏」。目前，涉及的九个条约正在谈判之中，涵盖了二十七个国家和地区，包括智利、巴基斯坦、澳洲、南非、波斯湾等国家。另外，中国对与俄国和北朝鲜的贸易协定也很感兴趣（Zhang，2006:422; TSAI 2007b：15）。

欧盟对中国关系的政策文件和协议					
1985	1998	2000	2001	2003	2006
贸易经济合作协定 (TECA)	同中国建立全面 伙伴关系	欧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	更有效的欧盟政策的未来措施	对华政策：一个走向成熟的伙伴关系	欧盟—中国：伙伴关系与责任 共进 + 贸易投资的政策文件：竞争与伙伴关系

全球欧洲的战略在欧盟贸易政策中显示出双重转变：（一）欧盟开始全面拥抱双边自由贸易区的时代，与其多边贸易谈判互补。（二）鼓励明确的竞争范例，将发展范例摆在次要地位，并将其重新定义。欧盟为了其「竞争力优先」的目标，计划积极地推进在双边谈话中不可能会有进展的议题，其优先考虑是在新兴市场和所谓的「新的成长区域」立足，例如服务、投资、政府采购和知识财产权。服务业被称为「欧盟经济的基石…欧洲的相对优势，在欧盟中出口项目中有最大成长潜力的部分」，欧盟的焦点在于取消非关税壁垒和当地法规，另外，其目标是确保自然资源和「能源安全」的必要供应。

欧盟 2006 年与中国的贸易投资的沟通与其全球性欧洲的战略一致，将「竞争」摆在首位，而在早先关于欧盟中国关系的政策文件里，「合作」和「伙伴」是主调。现在，欧盟主要关心中国在「不公平条款」之上所带来的竞争力，从欧盟的观点来看，这阻碍了「互惠互利的贸易关系」，并成为扭曲型的贸易。因此，「公平」和「不公平」就成为了新的关键词。

「欧洲必须接受激烈的竞争，中国必须保证竞争公平。」

彼得·曼德尔森
史特拉斯堡，2006年10月24日

此外，由于财富差距，「社会、地方和性别方面的不平衡状态」和庞大的环境成本，欧盟担忧中国式发展道路的可持续性。欧盟认为中国无视于社会和环境的标准，就是不公平的竞争，其提出合作计划，一开始就要支持地方改革，促进企业的社会责任，保证能源的供应和对抗气候变化。欧盟针对社会和环境问题提供的建议和协助，显示了欧盟在这方面某种社会和环保的优越感。

然而，欧盟的核心兴趣是「寻找欧盟公司法律权利上更坚韧的保护」，并且「就当地事务协助欧盟公司」（欧洲委员会，2006b：3）

- 认为中国增加「无理的非关税障碍」，并且欧洲出口商和投资者面对「不合理」的卫生和健康要求，还有法律援引的不一致。
- 要求充分保护知识产权，因为他们对欧洲要发挥的相对优势非常重要，并且寻求「终止强迫欧洲投资者移转技术」。
- 抱怨许多采购市场依然对欧洲商业封闭。

- 指责中国国内的法规和政策歧视外来的运营，「強加某些使地方满意的要求…和不合理地帮助地方产业」。
- 反对在关键产业的投资限制，例如汽车、石油化学和钢铁，还有电信和金融服务。
- 意识到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已经成为天然资源和能源的一个激烈竞争者，但却限制外国出口商获取其自己的天然资源。
- 万一贸易磨擦无法通过对话获得解决，欧盟威胁使用贸易保护措施来保护其利益。
- 提议进一步的对话应该致力于「通过採用欧洲准则、生态科技和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达到良好的工作、社会和环境的标准。

一项关于欧盟——中国在 2006-2010 年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展望和挑战的研究报告，简称为「竞争力研究」，建议欧盟商业界可在较高附加价值的行业上鼓励增加竞争优势，特别是研究与开发、设计、行销、服务、管理、货品和服务方面的优良品质和金融优势（欧洲委员会，2007a）。该研究报告建议欧盟商业和投资界将焦点放在：

- ❖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
- ❖ 零售业：从中国购买产品到欧盟市场，和从外国扩展到中国的零售市场；
- ❖ 贸易物资：集中获取高档市场的占有率；
- ❖ 机械业：节省能源的机器、发电机以及与可再生能源有关的设备；
- ❖ 化学和石油化学制品，包括不破坏环境的材料；
- ❖ 信息和通讯技术设备：重点在信息技术设计方面的竞争，而不是产品制造；
- ❖ 金融服务：虽然有持续的限制，机会还是存在的；
- ❖ 建筑行业：中国的建筑业是全球最大的。

两份欧盟政策文件以及与中国贸易和投资关系相关的研究都是全球性欧洲战略的新构想，也同样聚焦在非关税壁垒、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问题、新的成长地区和交互作用，就像欧盟在谈判其他双边公平贸易协议的要求一样，例如与印度、东南亚国家联盟和南韩的谈判。在这样的背景下，即将到来与中国的《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必须看成是欧盟商业攻势的关键部分。

1.4. 发展援助和可持续性

发展援助与贸易投资的政策相比已经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每年有三到四亿欧元，与欧盟在 2005 年投资中国的五十九亿欧元的最高值，和 2006 年下降到的三十七亿欧元金额相比，非常微小。欧盟继续其官方发展援助的主要动机，是支持中国转型到市场经济和可持续性发展，並將中国作为多样政策议题上的战略伙伴。

值得一提的是在 2006 年一份来自欧盟外部的评估欧盟与中国合作计划的报告，它批评双方在扶贫和气候变化上的考量上缺乏系统化的整合，项目无法反馈到政策对话里（欧洲委员会，2007b：附录 3.10）。

《2007-2013 对华战略文件》说明中国的扶贫工作成果惊人，对于达成全球千禧年发展目标做出了卓越贡献。当中国自己以主要捐献国——尤其是在非洲和亚洲——崛起时，欧盟仍视其为赚大钱、地方落后、弱势族群和大量环境严重退化的一个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低等或中等收入国家有资格申请官方发展援助，然而，不同于以往的官方发展援助接收国，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已经成为世界舞台上一名全球性的成员。

欧盟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指标性赞助是为期七年的二亿二千四百万欧元，考虑到中国幅员辽阔，这笔资金比起外国直接投资金额的影响非常有限。要使赞助目标更有效的方式，是透过捐款人和欧盟会员国之间更密切的合作，并且专注在以下三个首要范围来影响中国的政策：

- 1) 透过部门对话和培训来支持中国的改革；
- 2) 支持中国对于环境、能源和气候变迁的全球议题的努力；
- 3) 支持中国的人力资源发展。

依照优先顺序，发展援助被设计成仅次于经济贸易合作的措施，政策对话将是关于贸易合作、民航、金融服务和社会保护等「欧盟经验可以提供附加价值」的方面，这项计划的目标是进一步发展中国的法规和管理框架，包括外国公司的法律保护、知识产权和技术。透过这种以援助换贸易的形式，欧盟努力促进在中国境内经济和贸易关系合法化的过程，目标就如同 2007-2010⁵ 《多年指示性计划》的要点一样：一个坚韧的「贸易规则」框架。中国应该成为一名「负责任的」全球级成员，并且增加民间组织的参与「性别、社会和环境议题」和优良治理应视为跨界的议题的讨论。另外，社会保护计划的目标是「加强社会供给，将经济改革的社会副作用减到最小，并且协助扶贫」（欧洲委员会，2007c：7）。

「贸易可持续性影响评估」最初报告，以未来贸易的情境探索一般经济、环境和社会挑战的潜力（欧盟—中国商业 SIA，2007a）。它建议欧盟公司应该善加利用她的「绿色竞争性」，并且找出欧盟商业界下列部门的竞争优势：能源与资源高效能机械与生产部门、与可更新能源相关的设备、永续的土地管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服务和环境友善技术、有机食品、生态旅游。报告包含的十个行业，从机械和电子到林业，社会影响只有在纺织部门里出现，因为这个行业里有大量的临时解雇议题。

《贸易可持续性影响评估》的「全球分析报告」清楚说明了《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谈判的基础脉络」（欧盟—中国贸易 SIA，2007b），它对中国成长模式的经济、社会 and 环境的可持续性表示怀疑。报告提到社会差距正在加大，所谓「双速的中国」是指都市和农村之间，成长、收入和社会保障之间，随著性别和年龄分布所造成的人口不均状态。根据报告，中国的能源和资源密集发展的环境不持续性，显示出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固体废物生产国，是造成全球暖化效应的最大的排放国，並面临惊人的饮水和其他资源的短缺。报告谴责快速投资成长下的经济持续力以人类的福祉、包括出现的中国和欧盟之间加速的贸易不平衡为代价。

⁵ 四年的指标赞助是欧元一亿二千八百万。

《全球分析报告》认为，《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是用双边框架来处理这些不平衡状态的一个机会。《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以贸易相关的部门为优先，从服务业的贸易到资本流通业之间提出八个问题，并且针对从银行业到环境商品和服务等五个行业，建议从事进一步与永续性相关的深入分析。这个报告是《欧盟——中国商业永续性影响评估》中「聚焦利益共享人」一系列报告的首篇，它被视为提供给了一个中国和欧盟的所有利益共享者之间对话的机会，并且提供了谈判的资料。除了非政府组织和工会，政府和商业界的代表参加了 2007 年 11 月在布鲁塞尔的**利益共享人**的谘询会议，而 2008 年 2 月在北京的谘询会议，只有联合国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研究中心和商业代表出席。

1.5. 蜜月的结束吗？

《未来机会和挑战》的研究计算出 2004 年欧洲商品出口损失了相当于价值一百二十四亿欧元的出口机会，其中直接的原因是非关税壁垒，服务业中估计的损失占了八十九亿欧元。研究指出，中国有一些「改革疲劳」和高涨的「爱国主义」，指的是地方行政和党政干部持续积极地以环境和社会为代价进行工业发展和成长，常常完全忽视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法律条款和国内法规。

2007 年 11 月底在北京举行的第十届中国—欧盟高峰会，沟通的语调明显有所不同。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的蜜月期被宣告结束。由于欧盟的投资下降和贸易差距加大，欧盟贸易委员会会员彼得·曼德尔森抱怨「挫折感增加」，原因是政府没有办法制裁知识产权的盗用，没有为欧盟公司取消法规障碍和投资限制，加上政府提供对出口商的补贴。许多诸如从玩具到牙膏的一些含有有害和有毒的成份的产品丑闻，再次动摇了中国生产商符合质量标准的可信度。欧盟早先的投资忽略经济过热的风险，並造成主要部门生产过剩，欧盟现在要求中国遏制超负荷並保证可持续性。

「中国没能回应合作和对话的政策...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神话正在失控。」

彼得·曼德尔森
2007 年 11 月

曼德尔森建议放弃对北京的和解战术，与美国比较坚定的政策更紧严密地站在同一阵线，运用贸易法规回击中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7 11 月 6 日）。欧洲委员会估计因为中国维持许多部门，例如银行、建筑和电信的投资和拥有权，欧洲商业界的贸易机会每天的损失约为五千五百万欧元。它援引电信部门作为贸易保护主义文化的例子：中国自 2001 年以来授予的 22,000 张电信执照中，只有十张给了外国公司（欧洲委员会，2008 年 2 月 22 日）。

然而，一场激烈的争论将欧盟企业部门划分成生产商和进口商阵营。欧洲国家中，制造业例如纺织品、电灯泡或者天然石头的公司，害怕来自中国的竞争，而从中国进口的零售商和贸易商则从低廉的生产成本中获利。欧洲设备制造业公会（*Orgalime*）是欧洲工程业的游说团体，他们估计欧盟仅二十五万个工作在炼钢业里，然而七百万个工作依靠进口钢材。预期未来进口商的游说将比生产商来得强势。这是欧洲经济结构重组的指标，焦点从生产转到服务，并且对中国经济将愈加依赖。对于竞争之不公

和可持续性的问题所用的強烈字眼，掩盖了欧盟商业从中国这边依然获得的巨大利润的事实。

第十届中国——欧盟峰会决定建立一个「高级经济贸易机制」，重新平衡贸易关系和克服贸易摩擦，这个机制在 2008 年 4 月中国政府宣佈已准备好与流亡的西藏政府谈话之后，在北京成立。

另外有二次关于中国的独裁和不民主角色的激烈辩论，引起欧洲议会和欧盟会员国的火气。中国开发银行设立了**中国——非洲发展基金**，首次基金十亿美元，提供给在非洲基础设施、住房、水资源部门和工业区的中国投资和运营。第二个阶段的基金将增加到三十亿美元，最后增加到五十亿美元。中国除了在苏丹为了石油持续活动外，也通过建设大型投资项目和供应武器，支持津巴布韦不民主的政府。

有篇关于「中国的政策和在非洲的影响」的报告，系由欧洲议会撰写。报告指责中国运用非洲国家缺乏能力和国内产业的机会，无情地剥削非洲的自然资源。尽管有人警示說，欧洲人不应该假装是「善意」的殖民主义者和资本家，但这报告的道德言外之意是相当偽善的。由于害怕欧盟将失去取得非洲资源的特许权利，也害怕中国透过非洲进入欧盟市场，举例來說，该报告没有提及欧盟二手衣裳对非洲地方纺织工业的不良影响，或者欧盟从非洲便宜进口的农产品对非洲农业造成的破坏性冲击，卻责怪中国用「纺织品海啸」⁶ 毁坏当地的产业。为了摆脱在非洲大陆的剧烈竞争，发展部的主任提议欧盟、中国和非洲三国针对「非洲的和平、稳定和持续性发展」进行三方谈话。

非洲的领导人们却与这一批评大唱反调，他们称讚中国投资者在改善基础设施和刺激经济增长的方面的作用，同时也让中国和欧盟投资者和捐款人相互敌对。塞内加尔的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說：「中国处理我们的需求比较适得其法。与之相比，欧洲投资者、捐款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行动却异常缓慢，有时采取的甚至是施舍性质的后殖民主义做法」（金融时报，2008 年 1 月 23 日）。

2008 年 3 月，欧盟对于在西藏的人权侵害起了強烈的反应。事件起源于和尚示威，反对压迫西藏文化和宗教，以及年轻失业者抗议他们被排除在中国新兴繁荣之外。欧盟对中国的抨击和恐华情绪到达了新的颠峰。中国再次抗拒绝了欧盟的批评，称之为干预内部事务和国家主权，同时称要「除去耻辱」。

⁶ 见 http://www.europarl.europa.eu/meetdocs/2004_2009/documents/pr/697/697015/697015en.pdf, [2007 年 11 月 27 日查閱] 和公开咨询的公告；
http://ec.europa.eu/development/icenter/repository/consultation6_16042007_EU/Africa/china/dialogue_EN.pdf,
见 Guerrero/Manji 2008.

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积极地让抨击中国经济和人权、並且呼吁新的保护主义的一方镇定下来，他建议避免直接政治交锋，因为他希望继续坐在谈判桌前，並且继续推动「透过贸易进行改革」的方式。曼氏的观点与其他欧洲议会和会员国的声音相反，他们坚持人权的地位不应该在经济利益之下。

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打造 21 世纪，我们必须和中国合着打，不是对著打。

彼得·曼德尔森
敦伦2008年4月15日

2. 中国变革和其性别的影响

经济自由化在中国开始于在农村允许个人单独生产活动和销售给农民。与前苏联的「休克疗法」经济改革方式不同，中国的自由化用实验的方式，只限于在一地进行尝试，然后再以渐进的方式将自由化扩展到其他经济领域。它如果失败了，就被中止或修正；若成功了，就迅速扩展。出口产业的成功故事始于 1980 年在珠江三角洲创立经济特区（Special Economic Zones, SEZs）並给外商合法的地位。1984 年以后，中国就雄心勃勃地扩充其在经济特区的出口产业，並扩大工业化和技术发展的规模。为了吸引更多投资，中国向外国公司提供更多的权利，如税收优惠待遇、进口材料的自由和保留外汇等。

对劳力密集的制造业和装配业的投资，是中国能够整合力量进入世界市场的主要动力。根据 1993 年的统计，82%的外国投资者选择在中国投资的主要动机是廉价劳力，56%是税收优惠，50%是要进入中国市场（亚洲专讯资料研究中心，1998:206）。出口行业是高度单一性别化的经济领域，在全球南方其他国家的自由贸易区里，劳力密集型行业特别喜欢雇用女性，因为一般相信她们有「灵巧」的手指、耐心和长时间专注的能力。很快地，那些大多来自乡村、既年轻温顺、又勤勉的移民女工，明显地成为吸引外资的比较优势。由女劳工吸引来的投资和女性化的出口工业主要是衣物、纺织品、鞋子、玩具和电子业，她们每年为 9%的惊人高成长率做出了实质的贡献（Seguino, 2000）。

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其中一部分就是国营企业要被解散，国有财产变成私有化。国营部门的崩溃，导致在紧缩劳力的过程中产生大规模的女性化过程：国营企业中的工人 40%是女性，但是她们却占了过去 15 年里总共缩减的四千万人劳工当中的 60%。她们接受培训和被再雇用的机会比男性少，结果就是失业，从而进入了不确定的状态。世界银行表示有许多证明支持贫穷已经女性化了（世界银行，2002:6）。⁷

「如果经济增长时，性别平等情况恶化了，真是既讽刺又困窘的情况。」

Huang/Zhan, 2005

经济的性别分化和歧视女性的倾向违反了社会主义的男女平等，是时代的倒退。毛主席曾说：「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所以政策和法律的目的是要提高女性的地位。社会主义政党将女性整合到单位（集体性的劳动力）里，单位里有生殖工作的集体化（烹调、照顾孩子、医疗保健、休闲等）和严格的人口控制，其目

⁷ 中国关于就业的经济统计和数据不甚一致，並很少以性别来区分，这种资料裡有贫穷指标需要的事实。中国官方的贫困线是每天收入 25 美分，远低于联合国设定的每天一美元的贫困线。

标在于破坏老旧的性别分工和儒家家长式的性别关系。性别角色遂被一致的着装和发型去了性别化，实际上是暗示了妇女角色的男性化。

然而，政府和政党所强行的性别平等主义依然高度相互矛盾。女性的解放几乎与经济活动视为等号，推动解放是为了社会主义和国家，女性几乎是系统性地被排除在政治领导之外，这显示出性别的权力关系尚未真正改变。在国营工业和单位里工作的女性多而又不对称；在钢铁生产、矿业和造船业设有妇女部门，但是不像妇女，没有男性被强迫到单位的幼儿园里工作。同样的，同工同酬和平等对待各种工作的目标没有充分做到，大多数家庭的照顾工作由女性担任，祖母们分配到特殊的照顾角色，她们在 50 岁

退休后就将要照顾孙子辈，以便使其母亲能继续在单位工作。

「竞争的急迫性逐渐取代了平等权利的保护... 旧有的性别成见和价值再度出现，包括劳力市场上增加的性别歧视，同时政府的性别平权政策方面也在后退。」

世界银行
2002:14

持续解散国营部门，意味着被缩减的工作者不仅失去他们的工作和(微薄的)收入，更重要的是他们失去了住房和医疗保健这些复杂的社会保障和基本设施的供应系统。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竞争，在新兴的劳力市场上的确打开了新的机会和自由，但是并没有取代旧的社会制度下那种供应「铁饭碗」制度心态。

男性出生性别比率的增加同时表明了经济和社会的变革没有改变普遍要生儿子的倾向，特别是在乡村。过去几十年中，新出生男孩比女孩多了 10%，比率是 118 个男孩比 100 个女孩，而有些省份更达到 130 比 100。诺贝尔奖得奖人阿马蒂亚·森称这现象为：成千上万「消失的女性」。独生子女政策更强化了要男生的倾向，促使政府开始「关爱女孩」行动，并誓言采取强硬措施控制胚胎的性测试和杀害女婴（新华社，2007 年 1 月 22 日）。另一方面，都市里的家庭只有一个孩子，使父母对女孩的教育花费与男孩一样多。

2.1. 重新发现市场经济里的性别差异

劳动力市场在变革过程中随著新的工作估价开始分离并产生阶层。性别差异又重新被发明了 (Lau/Liu/Zhang, 1999)。妇女从破产的国营企业下岗时，经常在「妇女回家」口号之下被要求提前退休。下岗时她们接受再教育，准备非正式的就业，例如像佣人这种「女性」技能的培训。多数女性因而被安置在价值链底端，再一次从事照顾工作。

「劳工当中的女性因素必须要被重新发明和规范... 深圳资本家的生产依靠女性这个基本的组成因素，发展出工作场所阶级的新系统。一般人想像农村妇女比较服从、宽容和遵守工厂的制度」

Pun 1999:14,18

Pun Ngai 是香港学者，曾在深圳女性化的出口区电子装配线上工作

出口制造业的核心工作者是从乡下来的年轻民工，打工妹（工作的女孩）寄回家的钱，支持成千上万的农村在勉强糊口的生活水准生存。虽然出口工业里有新的工作机会，女性在都市的就业率在 1990 年和 2000 年之间从 76.3% 降到 63.7% (Lipinsky,

2006:220)，但正如 Liu Jieyu 在结论中写道的：「结构重建的成本不均衡地落在妇女身上」(刘，2007)。

1990 年和 1997 之间，中国乡村的性别工资差异增加了 5%，城市中是 7%。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目前的女男薪资比是 64:100（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7/8）。老年歧视是因为年龄增长而产生的歧视。在劳动力市场上，对女性的歧视比男性来得强，女性在 40 岁以后的就业率迅速降低。

由于单位系统的崩溃和公共服务私有化，照顾的工作转入家庭里，「自然地」成为女性的任务，孩子、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再次成为个人的问题。在新兴的都市消费者阶级当中，原本社会主义时代禁止的佣人体制复苏了。这种非正式和无形的就业，在私有化的服务部门快速地传播，特别是对于民工和年长的女性，都市的家庭至少三分之一都雇用一名佣人。

这种发展的结果导致中国的妇女发展指标降低。1994 年，中国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排名是 74，到了 2003 年就落到了第 83（今日北京，2004 年 9 月 17 日）。⁸ 这种现象导致了妇女在社会中的角色再次被女性化，性别角色被重新性别化，性别差异被重新发现。中国领导声称赞成男女平等和机会均等的原则，但他们优先考虑的还是经济竞争力和成长。为了增加生产力，决策者忽视防止妇女在薪水和工作场方面被歧视的预见性政策，也不执行维护妇女的权利。

美容经济和西方化妆品的案例

性别差异在 90 年代重新被强调出来，因为逐渐受到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模特儿的影响，女性形象和新的标准充斥中国。美容产业产生了，从美发师到时尚杂志，从健身中心到整容手术，从婚礼产业到选美比赛，美容服务部门成为女性就业的一个扩大的领域，特别是自我创业，也特别吸引年轻女性。据估计，这一新兴行业提供了一千六百万个国内就业岗位，并且是获利最多最成功的经济行业。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打开了化妆用品市场，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广告和积极的营销活动。越来越多西方的化妆品得以进口，广告产业同样增长快速。除日本化妆品之外，诸如欧莱雅和玉兰油等西方产品也开始控制市场。从西方来的跨国公司在中国转型到资本市场的制度时，透过塑造新女性特质的观念和新的性别体制，强烈地影响着这种新的消费文化和生活方式(Hopkins 2007; Xu/Feiner 2007)。

美容市场和积累系统进行跨国扩张，同时，仿效要拥有白皙和西方特性，造成跨国化的美丽定义和女性特质。美丽成为商品化之后，促进了经济改革和已经高度竞争的市场继续成长的重要因素。某些服务公司的雇人策略也公开歧视女性的年龄和外表，并在就业市场里强化这种新准则。

⁸ 从 2004 年开始中国的排名再次上升。

2. 2. 开放政策与阶级和性的形成

大部分人相信贸易自由化和外商直接投资将会正面影响那些拥有大量低技能劳力国家中的妇女就业和收入。中国的模式就是这样。中国借著**劳力密集的制造业**进入世界经济，而该产业的竞争优势就是由便宜和温顺的女性劳工所构成的。她们大多数是来自贫穷农村的民工，用微薄的收入做为家庭的津贴，许多农村家庭每年现金收入的50%就是来自城里的「农民工」，男工主要从事建筑工作，女工主要在出口工厂做工。

近来有更多技术型的工作，有更多资本密集的工厂和以高技能和知识为主的产业建立在繁荣的沿海一带，目的是让生产升级。这导致了劳动力的新结构，並创造出新的社会阶级。女性劳工的产业比例从 80%降到 60%，正式劳工或劳工中的贵族形成了新的阶级，例如外商投资的汽车工业、信息业里的高技术精英、工程师、经理、研究开发员和企业的高层经理等，大多数是男性。

外商投资的企业比国营和私有的国内公司付的薪资较高，然而性别之间的工资差异在最开放的部门（外商投资企业）却是最大的，而在最不开放的行业（国营企业）是最小的（Maurer-Fazio 或 Hughes, 2002）。根据在外商公司，例如诺基亚所做的调查，该工厂的工作环境比地方企业要好，但是外商老板也利用了中国法律执行不力的机会，违反中国关于加班、社会保险和民主选举工会的相关法律（亚洲专讯资料研究中心，2007 10 月 29 日）。

外商公司很快地将目标放在更高的生产力和技术扩散方面，因此需要更多技能劳工。由于性别与技能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女性被分类集中在资本较不密集的产业，而男性可从外商公司的技能劳动中获得工作和较高的薪水。这造成了过去十年当中出口导向产业低技能行业中，明显地增加对女性薪水的歧视（Braunstein/Brenner，2007）。工业里常见的性别分化与新古典主义的假定相反，性别上的薪资歧视並沒有在贸易自由化和增长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少。

中国和欧盟的贸易野心仍然有强烈的相同兴趣，要为了资本积累和刺激成长去降低生产成本。目前肮脏的制造业已从海岸附近的经济特区迁出，投资也改迁移到中国的内地，这开启了劳力密集出口产业的新领域。便宜的女性劳力再一次被视为竞争优势，一部分是在纺织品、服装和玩具的劳力密集生产，或是移动电话、电视、电脑和家庭用品等资本和技术比较密集的制造业。

资本家的市场经济和外资积极渗透到中国农村内地，这是珠江三角洲自 2003 年以来劳力缺乏的反应。装配线上劳工的薪水 15 年来未曾明显增加过，而在沿海城市的生活费用卻扶搖直上，技能劳工的薪水已经倍增到 500 欧元（Wen 2005），同时工厂积欠每月 50 欧元的最低工资，以及工时长、经常超时沒有加班费、公安骚扰移民、血汗工厂的恶劣环境等现象屡见不鲜。高事故风险和职业健康危害，加上拥挤的宿舍居住环境，导致每年新年假日之后有 10%到 15% 的移民工留在乡下（世界银行新闻，2004 年 8 月 26 日；经济学家，2008 年 3 月 13 日）。因此，有的地方一些民工用他们的腳投票反对这种凄惨的工作环境和不良的工资。

政府有反应了，增加工资、第一次允许民工享有新的社会保障制度，並將工厂和投资转移到内地。2007 年，珠江三角洲七万家鞋厂中，有 10%到 20%关门了，大多数公司进入了更加贫穷的内部地区（经济学家，2008 年 3 月 13 日），那里的劳动力充足並溫顺，主要是从村庄来的年轻女孩，生产成本如工资、土地、能源和水都少于一半，这意味著装配线上的一名女工每个月只掙得 35 欧元，这种薪金无法帮助她们跨过联合国设定的每天一美元的贫困线(Chan/Gu 2006)。

自由化新一次的跨跃，相当程度上是以女性为基础的增长策略的另一个阶段，并且再一次地为目前的中国和全球性分工创造出新的劳工阶级。出口产业和外资也许为妇女创造了新的工作，但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新的「穷忙族（贫穷劳工）」阶级。女性主义者反对这类用出口和投资导向的发展方向所创造出来的工作数量，这是一般人所注意的焦点，她们批判这些工作的质量和这种就业的可持续性(Staveren, 2007 年；李，1998 年，2007a, Pun 2005)。

农业行业的劳动力仍有 42%，但是在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已降到了 11%。依照世界贸易组织协议进口便宜的农产品，例如美国政府补贴政策下进口的棉花、麦子、大豆和烹调用油等，导致了 2005 年在国内最贫穷的地区失去了估计七十二万个工作岗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由于每年进口糖一百六十万吨，糖的生产价格減低了 35%。由于欧盟对糖的高补贴，糖的世界市场价格比中国的生产价格还要低（乐施会，2003）。农作物也逐渐进口，当地土地密集的种植业无法与之竞争，原来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就让给了出口业和园艺溫室，其中大多数的工作也是由妇女完成（金融时报，2005 年 12 月）。

90 年代时因为男性往外移民，农业劳动力就已经由女性承担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3:60)。妇女集中在种植业和畜牧业，男性则在渔业、林业和农业服务方面。劳动力在工作上有性别的分类，土地租約的分配则是依性别采取有差别的对待，有儿子的家庭比只有女儿的得到更大的分派，即使在 2001 年有较平等的土地重分配，拥有土地权的女性嫁到丈夫的村庄并且在「他的」地里工作，权利就变得不清不白了。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开始进行激烈的阶级分化过程，其社会制度重新结构，全球化的过程对中国社会的干预正在加深，女性无疑地成为这过程当中被牺牲的一个社会团体。」

Dai Jinhua, 2003:138

进口自由化带来的就业丧失要比目前农业出口创造的就业机会大得多，所以在农村，当地政府争夺投资，随时准备强化低端竞争以及忽视法律和社会福利。

中国劳力市场和出口产业的诞生表示今天中国新的劳力体制和「创造和破坏阶级的政治」里性别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Lee, 2005:6; Dai, 2003）。中化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研究所所长刘伯红评论說：自由化「已经造成社会的分层和解体」（Liu, 2005:253）。

2.3. 对妇女的歧视：全球的模式，地方的做法

在「结构调整」到市场经济的快速过程中，中国社会在劳动力市场产生一些性别不平等和歧视妇女的全球性模式，这可归因于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的重新建构

- 就业正式化，还有自我创业或独立女性的企业家精神；
- 女性为主的劳动密集出口产业；
- 工资和社会保险的性别差距，特别是退休金；
- 女性为主的照顾网络，包含有偿和无偿的工作（Jin, 2002:13）。

这些全球性模式被新自由主义者冠以『自我负责』的口号，这个框架的中国版本是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进行的「四自」的宣传，即自尊、自信、自立、自强。这套计划的目标是对妇女进行再教育，教她们不能再依靠社会主义政党或政府来照料她们一生的福利。使用的口号，像「做个自强自立的下岗人」（Dai, 2003:148），她们被训练去力争经济独立和企业家精神。「自我负责」的想法使她们对自己的成功或失败归因于自己，而不是经济和社会状况（Zhang, 1995:39）。大部分女工在转变的过程中，发现工人重复性太高，找到的新工作多是非正式、自我就业和低工资的工作（Liu, 2007）。

一方面，「待遇优厚的工作中缺乏女性人员，而比收入较低的位置有高比例的女性」（政府 2002 年人口和劳动力的报告，引述在：金，2002:12）。女性毕业生抱怨她们所面对的雇用歧视，似乎反映出一种全球性的雇用模式，即年轻女性即使比男学生有更好的学历，仍在得到工作方面存在更多的问题。⁹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在经济性别平等的「成就」有一些转成以下的事实和数字：

- 69.2%的女性从事经济活动，仍高于多数欧洲国家；¹⁰
- 比起大多数西方国家，中国有较多妇女在所谓的男性技能中得到教育，并在所谓的男性行业里得到就业；
- 比起大多数西方国家，中国有较多妇女担任领导职位。中国女性企业家联盟表示，女性管理着 40%的私人公司，在例如金融服务业的外商公司，高技能的年轻女性享有良好的工作机会。

妇女在扩展的**服务行业**中会有新的工作机会，可是仍是非正式就业。2003 年，女性在都市中的非正式就业就已经比传统的正式就业占了更多的岗位（Ghose, 2005:27）。除了个人家庭里偶尔有之但没有保障的就业以外，根据官方数据，女性在以下服务部门有较多的就业代表：

2003	健康	餐饮	旅游	教育	金融服务
女性就业百分比	58 %	55.5 %	47.5 %	46.1 %	37.8 %

⁹ 雇主担心女性工人工作时间的损失，不仅是因为怀孕和生（这在只有一个孩子的正常情形下才会发生），另外就是年轻已婚妇女每年有数次堕胎是正常的，因为堕胎常常是中国计划生育裡唯一可利用的形式。

¹⁰ 2005 年在 27 个欧盟国家中的女性就业平均率是 56%。见：欧洲委员会(2007)关于女性和男性平等的报告，布鲁塞尔。

金融服务业的案例¹¹

金融服务业充满相互矛盾的趋势。国有银行解雇全国数十万的雇员时，私人的保险部门则快速扩展并且雇用了上百万个营销员去挨家挨户销售。参与保险营销的女性比男性多，国内和高度本地化的保险公司雇用的大多数是四十多岁的女性下岗工人。由于她们主妇的外表，加上表达能力和可信度，在大城市之外容易营销。在中国的营销员被分类成自我就业，意味她们被剥夺例如退休金和医疗保险的福利，她们从事兼职工作，赚取奖金，也能转包工作给其他营销员。年轻女性，包括年轻男性倾向于加入共同投资和外国保险公司，例如有名的德国安联大众保险公司。

营销员的收入低于平均水平，他们被通知说他们的收入取决于他们的工作时间，还有个人的自我训练和工作动机。许多妇女声称他们发现难「从朋友口袋赚到钱」。她们接受外商公司的训练，目标是要理性地了解他们的营销技术，使用西方的劳动逻辑和行销态度。然而由于收入少和心理压力，保险营销员的流动性高。业绩最佳的营销员，对新市场原则的适应好、不间断地工作、不易情绪化和积极利用私人关系进行财务交换。

新的社会保险制度仅包含在都市的正式部门，这不利于女性，因为女性倾向于做非正式的工作，例如自我就业，并且挣较低的工资，同时比男性更早退休。2003 年，在二亿五千万的都市正式雇用的劳工中，仅 60%有退休金保障，43%有健康保险，17%有意外伤害保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机构在社会保险领域中的调查，发现了一个明显的性别差距：女性被保险人数比男性少 12%到 22%。医疗保健改革明显地使得女性医疗保健使用情形更糟，并且上涨的成本加强了性别在使用基本服务的不公平，这与社会经济的不平等有紧密的关系 (Chen/Standing, 2007)。

这也增加了女性晚年贫穷的脆弱性和风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 2003:84, 88, 192f)。一直到 2006 年以后，地方注册的户口系统¹² 才允许个人在他们的工作单位参加社会保险制度。然而，民工要在城市中得到公共保健或公立学校还是很难的，他们经常没有选择就去昂贵的私人诊所，这对女性是很重的负担，因为她们只能采取堕胎这唯一的计划生育方式。¹³

¹¹ 这段根据的资料是保险部门自己完成的研究，特别是在 2004 年国内保险公司平安和外商公司安联大众和 Cheris Shung-ching Chan 的资料 (2007)。

¹² 户口系统是居住地的注册，赋予公民仅在他/她原始的住所居住、工作和社会保险的权利。这系统建于 1958 年，防止农村和都市之间的迁移。1984 年之后日益宽松，但是未被废除。目前估计有一亿五千万到二亿的农村户口移居到城市去工作。

¹³ 中国的药物不是到处可得，频繁的堕胎是中国家庭计划的唯一形式，妇女承担健康的负担。经济特区里有很多私人诊所的广告，堕胎的价格约为 50 欧元，大约是民工在装配线上一个月的薪水。

经济特区的及时工作体制

大多移民工没有劳工合同也没有社会保险。虽然中国劳工法规定，超时工作最低必须限制在每个月 36 个小时之内，但是农民工一天的平均工时却持续到 12 至 14 个小时，而且每周七天。工厂附近拥挤的宿舍保证了劳工随招随到的及时用工，因此，宿舍是专制的劳力体制的一部分。

劳工并不清楚加班工资和按件计酬系统的细节，然而因为最低工资非常的低，劳工都很想超时工作挣得更多，因为移民工如果不超时工作就无法送钱回家。因此，低工资创造了必须超时工作的现象，超时工作是产品交付及时系统的组成部分。

当美泰玩具公司在有毒的危险玩具丑闻以后，就减少给中国工厂的订单，结果劳工不知道为何每天只工作一个小时，同时绝望地等待更多工作。

劳工会因为差错和给工厂检查员「错的」答复被罚款。大多移民工在几年的过度工作后离开工厂，都有烧伤和健康危害的病痛。

“社会福利是基于就业而不是全体公民性...这也就意味着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漏于社会安全网之外。”

Lee Ching Kwan, 2005:9

许多年轻女移民工想要停留在都市，借著与一个都市居民结婚得到都市户口，返回到乡下永久居住将意味着嫁入另一个村庄。

农村女性、移民工、佣人、高技能学生和管理职位上的女性之间的差距仍在增加当中，不仅在收入方面，还有身分和主观性的差距。九十年代结束时的一项研究显示，农村国民平均收入是移民工在外商公司收入的七分之一，而同时女移民工的一年收入是都市女性年收入的一半 (Berik/Dong/Summerfield, , 2007)。

都市中的新富和超富阶级中的女性对于不需要工作感到骄傲，这有一部分

是在思想上对社会主义时期被政府「强迫」工作的反抗，这种反抗在许多后社会主义社会里都有。另外，少数民族的男性和女性在劳动力的减少都比汉族人来的更多¹⁴ (Maurer-Fazio/Hughes/Zhang, 2007)。所有这些潮流都强化了女性之中的社会分化。

3. 社会标准和生产劳动体制

关于制造业中的社会标准和劳工权利，中国和欧盟双方让自己陷入了矛盾之中。欧盟与中国的正式交流与两份政策文件中只用一种标准来议论，表示只有当环境、社会和安全标准强制执行时，竞争才是公平的。欧盟抱怨中国里扩大的财富差距和地区差距，还有社会和性别的不均衡，并要求「紧密的国际合作」处理能源、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以及要求「国际的社会标准」例如公司社会责任、优良的工作和社会保障。欧盟鼓励欧盟公司负起模范角色，「在他们中国的运营里采取欧洲准则、生态技术和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欧洲委员会, 2006a, b)。

¹⁴ 汉族中国人是组成人口 91.5% 的种族多数民族，中国宪法禁止歧视少数民族，并且政府使用优先政策和措施阻止对少数族裔的歧视，例如在人口政策，教育和就业方面。

然而在改进现有的中国劳工法方面，欧盟公司同意得非常勉强。新的劳工合同法强调书面合同，以及两个定期合同之后应有一个无限制的合同，在裁减冗余时必须付出赔偿。欧盟仍未保证自由组织罢工或罢工的权利。2006 年，有场关于草拟法案的公开辩论，美国和欧盟 跨国公司都参加了辩论。欧盟商会代表一千一百家在中国的欧盟公司，承认中国劳工法源于欧洲的劳工法，商会代表觉得基于欧洲国家的经验该法律趋向「过度规范了雇用关系」；欧盟提议要有「适用于各种各样商业情况」的灵活性，特别是在服务部门；欧盟倾向于有个灵活的时间表运营来降低成本，这应该同样可以用于临时解雇，因此公司能「保存他们的商业利益」。据透露，当时欧盟商会的主席 Janssens de Varebeke 在给人民代表大会的信件中发出一个警告，说上升的生产成本可能迫使外商企业考虑在中国之外的新投资(全球劳工战略，2006)。美国和欧盟公司威胁要迁移生产到越南和其他便宜的亚洲国家。

欧洲雇主组织，例如德国的公司，反对只使用一种由日内瓦的国际标准化组织订定的社会责任国际准则，称为 ISO 26000，因为他们不愿意或者无法确信在整体的生产和供应链当时可以完全观察到社会和生态学标准，例如加入独立工会的自由和集体的工资谈判等。

中国新的劳工法在 2008 年年初生效之前，许多国内和外商企业设法回避规定。有个负面的案例就发生在华为公司这个中国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里，它要求七千名长期雇员自愿辞职，拿到补偿后重新申请工作，这样他们就成为「新」雇员。

中华全国总工会 (All-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ACFTU) 是负责强制执行法律的机构，然而因为它是法律上唯一被认可的工会和党的延伸机构，它的主要任务是和缓管理和劳方之间的关系，并不代表说它会向雇主争取真正的劳工利益 (Taylor/Chang/Li 2003)。政府敦促工业部门里雇用超过 25 名雇员的企业接受总工会的代表，并指示国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感」，任何在中国联盟工会之外的劳工运动将面对残酷的镇压。

中国政府用企业社会责任和新劳动法回应国内发生的许多抗议和罢工。每年正式地报告出来的公共秩序干扰事件大约有九万件。公开抗议的直接原因是农村政府官员或公司管理者的腐败、未付工资或者退休金、大量缩减工人或者因为水坝建筑或发展项目的强迫迁村、频繁事故造成的健康危害，以及工业、采矿和建筑工作中用的毒性材料等。然而政府的角色却在保护人民权利和对他们的严密控制之间相互矛盾，特别是在劳工法和社会生产方面，一切都必须是为了生产力、增长和社会稳定(李，2007b)。

监查跨国公司的中国承包工厂之后的资料显示，在许多情况下企业经理其实是总工会的代表，而且有“两本帐”的情形很普遍，劳工的假工资单显示的是超时工作的正确报酬。劳工被指示当审查员出现在公司时，要给假的答复。审查员审查的是在外商公司和他们的行销政策当中普遍的行为准则，供应商愿意为了及时生产的要求触犯行为准则，而当地政府故意勉强监督企业，从这些赚钱的企业里得到回报。(金融时报，2005 年 4 月 21 日)。

3.1. 纺织品和服装的案例

30 年的《多种纤维协议》（*Multi-Fiber Arrangement*, MFA）在 2005 年 1 月 1 日结束，取消了所有纺织品和服装产品从南方国家进口到富有的北方市场的配额，但是《多种纤维协议》规定所有国家可以援用「保障配额」，将中国的进口商品年度成长限制在 7.5%直到 2008 年，这是为了控制中国进口品对国内产业的竞争。当那些保障配额取消后，中国几乎生产了超过世界一半以上的纺织品和服装，中国纺织品部门当中的一千五百万个工作岗位，估计将增加到三千八百万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2003:205）。

纺织品部门可以显示出欧洲零售商的买卖交易策略如何决定廉价劳力国家的工厂和血汗工厂的工作环境。以前服装店里的冬夏二季的系统，已经变成根据顾客要求发出订单的系统，如果产品卖得好，零售商发出更多订单，这就是所谓的「高效消费者响应」。交货时间短，就必须超时工作、上夜班和转包。零售商用「在线反向拍卖」，投标者在网上互相比低价出售的办法，将国际间的价格竞赛降到最低。

另外，投资行为的「雁行模式」和中国的竞争优势对全球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南方和北方许多国家的投资和贸易有强大的分化作用。第一阶段的外包潮流在七十年代导致了欧洲纺织工业关闭，并缩减了成千上万的女性劳工。同时，制造业快速地将承包权转入中国，导致了南方其他出口型国家劳动力当中的去工业化和去性别化。2005 年年初，根据国际纺织服装皮革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Textile, Garment and Leather Workers' Federation*, ITGLWF）的资料，柬埔寨和斯里兰卡各损失了二万五千个工作，孟加拉国为竞争则将每週 72 小时工时合法化。（www.maquilasolidarity.org）。

中国在纺织品和服装部门的比较优势是复杂的，除了有完整的产品週期、新进技术和最近的质量改善之外，还有便宜、勤勉的女性劳动力，以及增加的生产力和极大的经济规模。中国纺织品劳工的时薪高于在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越南、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劳工，但是因为中国劳工生产力较高，所以每件的成本较低¹⁵（Ferenschild/Wick, 2004:24）。虽然政府在 2005 年建立纺织品和服装部门的行为准则，并要一百七十家中国公司和二个主要外商投资者签字，行业工作者则指出在工作情况和薪水方面没有任何实质的改善。

2005 年中国出口到欧盟和美国的纺织品增加了 50%，而价格卻下降了 30%到 50%。欧盟和美国对贸易扭曲和国内失业的抱怨，对中国服装生产厂恶劣的工作环境的质问都有所增强。2005 年，据说从中国增加的进口品，让欧盟十六万五千个工作岗位岌岌可危。2005 年 8 月，成千上万条长裤和毛線衣堆在欧盟海关，不准这些衣物送到订购的商店里。欧洲委员会陷入了欧洲纺织品生产商之间的纷争之中，尤其是欧洲南方国家，他们无法与廉价的中国进口品竞争，而欧洲北方国家的零售公司卻订购並进口中国制造的衣服。中国同意了观察与欧盟之间的贸易保护主义的保障条款，并限制进口直到 2008 年。之后，中国困在边界的物品就准许进入欧洲。欧盟回应欧盟纺织品工业

¹⁵ 2002 年中国女裁缝的计时工资是拉丁美洲的 28%到 45%。

的要求，可以更顺利地进入中国市场，他们的产品不是要在大量生产的产业里竞争，而是要透过重新投资和提高质量在价值链上的价值。¹⁶

透过这样的贸易纷争，在欧洲，中国被称为是《多种纤维协议》淘汰时的最大赢家。然而，中国的看法却不同。中国国内就业里最重要的特征，是国有纺织企业的下岗以及高失业率，官方的新华社抱怨由欧盟和美国强推的「新配额时代」和「贸易保护主义」，以及越来越多对中国公司「有敌意的贸易环境」（新华社，2006 年 12 月 11 日）。香港的全球化监察机构（Globalisation Monitor）明确地暗示，外商公司直接地从中国出口扩张里受益的事实，因为他们纺织品的收入是所有出口收入的四分之一。纺织品机械出口商也从中国制造升级的企图当中获得很多，德国出口的纺织品机械，特别是纺纱机，在 2006 年达到十亿欧元的顶峰。从一个社会分化的观点来看谁是输家和赢家，看来中国、欧盟和其他外商投资者是「赢家，而劳工们则是输家，只是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程度」而已（Au 2006）。

3.2. 社会动荡和不和谐

近来经济特区的劳工开始产生变化，主要是在珠江三角洲发生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以后，就建立了新的劳工行动。对于骇人的工作环境和专制工厂政权的抗议，虽然开始地方化并有自发性，但还没有组织不同的工厂，也不是由阶级意识引发的，然而他们不仅人数增加，也变得更加激烈和更公开化（Chan 2008）。劳工阻挡高速公路以吸引公众和媒体的关注，他们在工厂外与警察对峙，并且给地方官员写陈情信。劳工显然更有信心、更有对于自我权利讨价还价的能力和了解。女工已经得出了结论：「大罢工有大改善；小罢工有小改善；没罢工没改善」，意味著为个人的权利抗争是值得的。除了对专制工厂体制和频繁的事故进行集体抗争之外，个人进入法庭使用法律工具来抗争（Au/Nan/Zhang 2007）。通常，团结行动是在宿舍里依种族、省份和语言身分的脉络建立起来的（Lee, 1998; Pun, 2005）。自从通货膨胀率，特别是食品项目，在 2007 年的夏天上涨以来，工人们对于欠薪、未付的最低工资和超时的抗议就更加频繁——虽然普通大众对此并不一定了解。德商伟创力公司 FRIWO 是诺基亚的转承包商，该公司一万八千名劳工，在深圳街道上示威争取更好的待遇。除了薪水和报酬之外，健康是动员劳工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虽然在工厂之外的新的劳动运动团体不准许登记为工会，但仍有一些登记成文化方面的非政府组织或者合作社。他们每天给民工提供支持的时候，都会面临很多打压。中国领导对工厂之间的串联以及地区和国家范围的协调越来越紧张地做出反应，关于经济调整的抵抗，和高涨的社会和环境费用的新闻都被禁声，积极分子被扣留，并且有规则地打压他们的办公室和网站（Chan 2008）。

¹⁶ 欧洲委员会与中国谈判 2008 年要有个仔细检查的监视系统，监测要出口的纺织品。

中国职业妇女网络(Chinese Working Women Network, CWWN)，在 1996 年致丽玩具厂火灾烧死 80 多名工作者、并只有二人倖存的灾难之后，开始了它的维权工作。他们有关于健康与安全问题的热线电话，并且给妇女提供职业卫生和法定权利的训练，它提供了文化上的空间，训练并且设立产业的劳工委员会监测行为准则，促进公司的社会责任并且明确表达出劳工的权利。CWWN 也在宿舍建立共同购买的网络和商店，提供女移民工需要的东西。2005 年，CWWN 加入了维持生计工资的活动，这是一场由设在曼谷的亚洲妇女委员会为九个亚洲国家提出的活动（参见 www.caw.org）。

此外，一种新型的倡议团体慢慢地涌现，主要从环境和发展的团体开始。他们监视全球性的机构和国际政策，例如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网络以及一个重在监督国际金融制度的工作组。

跨国团结没有变得更加容易，因为劳工来自不同的国家，似乎是窃取他国的工作，彼此成了敌人。多数国家的工会针对薪水、标准和工作方面的辛苦的抗争变得徒劳。然而，有人去探索组织劳工和妇女维权的新的形式，与常规工会会员模式不同。有越来越多与跨国网络的串连，一个例子是与欧洲的洁净成衣运动的串联网络。他们针对跨国公司确定所有从生产到供应链都遵守行为准则；另一个例子是横跨不同大陆的非政府组织网络 Make it Fair，想要涵盖信息业的整体生产和废物链(www.makeitfair.org)。他们的活动「2008 公平竞赛」，提出了对奥林匹克运动会授权的生产链里的核心劳工标准。欧盟里许多的非政府组织为了中国产品的采购问题，包括从电脑到天然石和制服，开始质问他们的政府。公民社会组织将欧盟当作对象时，必须避免加入西方媒体套用的老调打击中国，称中国是一条难以满足的龙，而是要设法与中国新的公民组织力量接触。

4. 结论

本文探讨了欧盟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政策，以及它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女性的影响。但是关键问题依然存在，这就是：欧盟政策文件中对于经济、社会和可持续环境的关心是否可能改变中国的发展，使其更好；「透过贸易而改变」的观念对社会、地区和性别的不平等，环境退化、资源过度开发和能源废物等问题是否有力和有效？

欧洲委员会要保证欧盟公司在全球经济的竞争力，面对着各种不同的战场。欧委会想要保证欧盟公司和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想要控制和限制中国制造或装配的进口商品增长泛滥；想要与中国竞争非洲的资源开发；并且它必须平衡在欧洲企业界，特别是生产商和贸易商之间。相互冲突的利益。关于社会和环境问题的政治性话语和欧盟企业在中国的现实情形极度矛盾，后者在法律保障下的扩张和利润攫取中以利益为准绳。欧盟贸易和投资政策运用了双重标准。他们一方面试图保护欧盟企业及其在中国法治里的效率及利益，却忽略了这种企业主导的成长方向对社会和环境会的反作用。另一方面，他们又将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社会标准和气候保护的责任交到中国政府，呼吁它要「公正」。由于欧盟公司在环境友善和节约型技术的竞争优势，似乎可

能将经济利益和环境问题连接起来，但是对于社会、性别和地区不平等的问题，欧盟的投资政策没有给任何的答复。

本文的第二个部分探索了中国的「开放」政策如何暗示了性别差异的再发现，以及性别如何被用作建立新的劳力体制的构成部分，以及在后共产主义年代成为建立新社会阶级的主要标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这些过程逐渐由国内政治和外国贸易投资政策之间的复杂互作用所驱使，社会主义政策长年对性别平等的要求，在快速经济成长的命令之下就变得次要。 目前的中国领导被多方压力拉扯著：它最想要的经济成长以及平抑由财富、弱势团体以及被福利系统排斥的团体所传播的社会动荡，同时还要应对包括美国和欧盟所施加的压力。

公民社会组织关注发展问题、社会公平和男女平等，逐渐去挑战欧盟和中国运用双重战略的贸易竞赛。他们质疑欧盟的贸易投资政策，因为政策只以竞争力和对欧洲公司在中国权利的保证为主，他们强调他们成长和发展动态是不平等、无法持续和不公平的，同时他们扩展机会和创造空间，与在中国的人交换知识、建立民间社会联盟和网络。

参考文献

- Asia Monitor Resource Center (AMRC) (1998) *We in the Zone, Women Workers in Asia's Export Processing Zones*, Hong Kong, 191–241
- Au, Loong-Yu (2005) The Post MFA Era and the Rise of China, in: *Asian Labour Update*, July–September 2005, 14–19
- Au, Loong-Yu/Nan Shan/Zhang Ping (2007) *Women Migrant Workers under the Chinese Social Apartheid*, Bangkok
- Berik, Günseli/Dong, Xiao-Yuan/Summerfield, Gale (2007) China's Transition and Feminist Economics, in: *Feminist Economics, A Special Issue on Gender, China, an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Vol. 13, No. 3&4, July/October 2007, 1–35
- Beseler, Hans-Friedrich (2002) The EU–China Negotiations: Breaking the Deadlock, in: Holbig, Heike/Ash, Robert (Eds) (2002)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London/New York, 3–20
- Braunstein, Elissa/Brenner, Mark (2007)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Gendered Wages in Urban China, in: *Feminist Economics*, Vol. 13, No. 3&4, July/October 2007, 213–237
- Chan, Anita (2001) *China's Workers under Assault. The Exploitation of Labor in a Globalizing Economy*, London
- Chan, Anita (2003) A “Race to the Bottom”. Globalisation and China's labour standards, in: *China Perspectives*, No. 46, 41–50
- Chan, Chris (2008) *Emerging Patterns of Workers' Protest in South China*, Paper prepared for the 13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lternative Futures and Popular Protest’, at 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17–19 March 2008
- Chan, Jenny (2006) Chinese Women Workers Organize in the Export Zone, in: *New Labor Forum*, Vol. 15 No. 1, Spring 2006, 19–27
- Chan, Sarah/Gu Qingyang (2006) Investment in China Migrates Inland, in: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May 2006, Vol. 169, No. 4, 52–56
- Chan, Shung-Ching Cheris (2007) Honing the desired attitude. Ideological work on insurance sales agents, in: Lee, Ching Kwan (Ed.) (2007) *Working in China, Ethnographies of labor and workplace transformation*, London/New York, 229–247
- Chen, Lanyan/ Standing, Hilary (2007) Gender Equity in Transitional China's Healthcare Policy Reforms, in: *Feminist Economics, A Special Issue on Gender, China, an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Vol. 13, No. 3&4, July/October 2007, 159–189
- Clean Clothes Campaign (2005) *Made by Women. Gender, The Global Garment Industry and the Movement for Women Workers' Rights*, Amsterdam
- Dai, Jinhua (2003) Class and Gender, in: *ARENA, China Reflected*, Hong Kong, 138–152

Deutsche Bank Research (2004)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 good prospects for German companies? *China Special*, 24 August 2004, Frankfurt

European Commission (2003) *Policy Paper for Transmission to the Council and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 maturing partnership – shared interests and challenges in EU–China relations*, Brussels, 10 September 2003, COM(2002)533 final

European Commission (2006a) Commission Working Document Accompanying COM (2006) 631 final: *Closer Partners, Growing Responsibilities. A policy paper on EU–China trade and investment: Competition*, Brussels, 24 October 2006, COM(2006) 631 final

European Commission (2006b)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Council and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EU–China: Closer partners, growing responsibilities*, Brussels, 24 October 2006, COM(2006) 632 final

European Commission (2007a) *Study on the Futur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EU–China Trade and Investment Relations 2006–2010*, Brussels;
http://ec.europa.eu/trade/issues/bilateral/countries/china/legis/index_en.htm

European Commission (2007b) *Country Strategy Paper 2007-2013: China*, Brussels;
http://ec.europa.eu/external_relations/china/csp/2007_sp_en.pdf

European Commission (2007c) *China, Multiannual Indicative Programme 2007–2010*, Brussels;
http://ec.europa.eu/external_relations/china/csp/2007_mip_en.pdf

European Commission (2008) EU-China trade in facts and figures, Brussels, 22.02.2008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08/february/tradoc_137937.pdf (accessed 30.05.2008)

EU–China Trade SIA (Sustainability Impact Assessment) (2007a) *Draft Global Analysis Report*, Brussels/Beijing; http://www.euchina-sia.com/media/docs/GAR_DRAFT.pdf

EU–China Trade SIA (Sustainability Impact Assessment) (2007b) *Inception Report*, Brussels/Beijing;
<http://www.euchina-sia.com/media/docs/SIA.Inception.pdf>

Ghose, Ajit K. (2005) Employment in China: recent trends and future challenges, *ILO Employment Strategy Papers*, Rome

Global Labor Strategies (2006) *Behind the Great Wall: US Corporations Opposing New Rights for Chinese Workers*; <http://www.laborstrategies.org/index.php>

Guerrero, Dorothy-Grace/Manji, Firoze (Eds) (2008) *China's new role in Africa and the South. A search for a new perspective*, Oxford/Nairobi/Bangkok

Guan, Xinping (2003) Globalization, Inequality and Social Policy: China on the Threshold of Entry into the WTO, in: Yang, Tuan (Ed.) (2003): *Social Policy in China*,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203–222

Hopkins, Barbara E. (2007) Western Cosmetics in the Gendered Development of Consumer Culture in China, in: *Feminist Economics*, Vol. 13, No. 3&4, July/October 2007, 287–307

- Huang, Ping/Zhan, Shaohua (2005) *Internal Migration in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Regional Conference on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sia, 14—16 March 2005 in Lanzhou by IOM, PRC/MFA, DFID
- Jin, Yihong (2002) *Entry in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Women's Employment: Impact and Countermeasures*, NMLA/GTZ, Beijing
- Lee, Ching Kwan (1998) *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Two Worlds of Factory Women*, Berkeley
- Lee, Ching Kwan (2005) *Livelihood Struggles and Market Reform. (Un)making Chinese Labour after State Socialism*, UNRISD, Geneva
- Lee, Ching Kwan (Ed.) (2007a) *Working in China, Ethnographies of labor and workplace transformation*, London/New York
- Lee, Ching Kwan (2007b) *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Berkeley
- Li, Yuefen (2002) *China's Accession to WTO: Exaggerated Fears?*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discussion paper no. 165
- Liu, Bohong (2005) The All-China Women's Federation and Women's NGOs, in: Du, Fangqin/Zheng, Xinrong (Eds) *Mapping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cy Changes in Chinese Women's Lives*, Ewha Women's University Press, Seoul
- Liu, Jieyu (2007) Gender Dynamics and Redundancy in Urban China, in: *Feminist Economics*, Vol. 13, No. 3&4, July/October 2007, 125–159
- Maurer-Fazio, Margaret/Hughes, James (2002) The Effects of Market Liberalisation on the Relative Earnings of Chinese Women, i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30 No. 4, 709–931
- Maurer-Fazio, Margaret/ Hughes, James/Zhang, Dandan (2007) An Ocean Formed from One Hundred Rivers: The Effects of Ethnicity, Gender, Marriage, and Location on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Urban China, in: *Feminist Economics*, Vol. 13, No. 3&4, July/October 2007, 159–189
- Matoo, Aadity (2002)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Services Dimension*, The World Bank,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Trade,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932, Washington
-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3) *China's EU Policy*, Beijing
- Oxfam (2003) *Bitter Sugar*, Oxfam Hong Kong Briefing Paper, Hong Kong
- Pun, Ngai (1999) Becoming Dagongmei (Working Girls):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in Reform China, in: *The China Journal*, No. 42, 1–19
- Pun, Ngai (2005)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Durham
- Seguino, Stephanie (2000) Gender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A Cross-Country Analysis. In: *World Development*, Vol. 28, No 7, 1211–1230
- Staveren, Irene V. (2007): Gender Indicators for Monitoring Trade Agreements, in: Staveren, Irene/Elson, Diane/Grown, Caren/Cagatay, Nilufer (Eds): *The Feminist Economics of Trade*, London

Taylor, Bill/Chang Kai/Li Qi (2003)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China*, Cheltenham/Massachusetts

Third World Network (2007) Info Service on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November 2007

UNDP (2007/8)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New York

UNDP/CICETE/NDRC/UNIFEM (2003) *China's Accession to WTO: Challenges for Women in the Agricultural and the Industrial Sectors*, Beijing

Wen, Dale (2005) *China Copes with Globalization*. A report by the International Forum on Globalization, San Francisco

Wen, Jiajun Dale (2007): Too much Growth, too little Development: The reality behind China's economic miracle, in: *Development*, Vol. 50 No. 3, 30–35

World Bank (2002) *China, Country Gender Review*, Washington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06) *Trade Policy Review: China*;
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tpr_e/tp262_e.htm

Xu, Gary/Feiner, Susan (2007) *Meinü Jingji/China's Beauty Economy: Buying Looks, Shifting Value, and Changing Place*, in: *Feminist Economics*, Vol. 13, No. 3&4, July/October 2007, 307–325

Zhang, Bin (2006) Bilateral aspirations, in: *D+C*, Vol. 33, No. 11, 422–424

Zhang, Naihua/Wu, Xu (1995) Discovering the Positive Within the Negative: The Women's Movement in a Changing China, in: Basu, Amrita (Ed.): *The Challenge of Local Feminisms. Women's Movements in Global Perspective*, New Delhi, 25–58